

也斯、北島、鍾玲、鄭愁予

談詩：

「2008城市文學節」新詩交流會 (2008.4.18)



主持：鍾玲

主講嘉賓：也斯、北島、鄭愁予

也斯、北島、鄭愁予，三個為人熟悉的名字，相信喜歡詩的朋友們必定會看過他們的作品，就算不喜歡詩的朋友們也會偶爾聽聞過他們的作品。來自台灣、香港，以及中國大陸，這三個華人文化最濃厚的地方，他們今年有幸一同相遇在城市大學舉辦的城市文學節上，實在是難能可貴。在分組交流會上，他們滔滔不絕地談話，把整個城市大學都帶進了詩的世界，也把在場的各位都引領到他們的內心世界裏去了。短短的一個多小時已叫人回味無窮。

第一節—詩路

詩語無邊

詩，一種極美麗的文體，由複雜多變的文字所構成，不知道有多少人為它而傾慕。作為一個詩人，甚至是作為一個以粵語方

言為母語的詩人，外來的人也許會很好奇地問：「那麼你寫詩有沒有問題呢？在中文的表達上會不會有阻礙呢？」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詩人也斯直言道：「雖然我們在香港普遍所講的是廣東話，但從幼稚園進去所學的還是書面語，所以基本上溝通和閱讀都沒有太大的問題。況且在文字上，我們看的還是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等，在閱讀上的經驗我想跟其他地方的作家是沒有分別的。」生活在粵語的環境裏面，同時也變成了背景的一部分，也斯承認有時候也會將粵語的元素加進詩裏，但是他不想他的詩完全是用粵語來寫，因為希望可以跟其他用中文的人溝通。也斯解釋：「詩的語言就是一種藝術的語言。詩的語言不完全是一種寫實的語言，所以文字還是需要提煉，還是需要濃縮，還是有這麼的一個藝術的加工過程。」

他認為不管你是說粵語、普通話、文言文，還是英文，到最後你還是透過自己加工的過程而創造出這種藝術的語言。在也斯的眼中，詩並不是你怎麼想就要怎麼寫，詩的語言說到底也跟說的語言有一個分別，詩的語言是加工的語言，是藝術的語言，需要外加點工夫才可以表達出來。

有人認為粵語難登大雅之堂，但也斯一點也沒有小看粵語。他認為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文化底蘊，例如粵劇、南音、童謠等等，都是粵語一點一滴所積蓄下來的文化底蘊，包含著一個豐富的文化傳統，以及整個嶺南文化的結晶，為大家提供了不少寫詩的題材。

「除了本身的語言背景外，一些外來的電影、戲劇、畫、攝

影等等也會帶給你東西的不同方法與啟發。」他最後補充道。

詩語無邊。詩的語言，並不是一種局限的語言，它可以是任何的語言。無論你所講的是主流語言，還是方言，只要能夠透過藝術的加工，你還是可以寫出令人感動的詩句。

詩興無阻

或者你會問：「是甚麼東西支撐著一個詩人去不斷寫詩呢？」北島會告訴你那是興趣。「我雖然現在是教授，但我是很懷疑自己的身份。」一句自嘲的說話，令在座的人都汗顏了。的確是，北島在高一時候，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相信大家也很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時期，所有學校都關閉了。北島自始就中斷了學業，再也沒有繼續上學。他自言當了11年的建築工人，在生活與黑暗環境的壓迫下，還能夠創作出如此多的詩歌，的確令人很佩服。

「我的寫詩就是從這段時期開始的。當時的寫作是完全禁止的，除非你是寫一些歌功頌德的作品，任何表達個人意願的作品，當時都是禁區。」那種情況我們或者想也不會想到。「所以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我們是處於地下的狀態中，而且經常受到騷擾或者甚至有可能坐監獄。」北島不斷講述自己寫詩之路的困難。在期間，他還提及到有一次差點被捕，幸好警察們都看不懂他們的詩，所以才幸免於難。

「這就是所謂的隱諱寫作。在一個極權的社會裏，你若要表達一種東西，就一定要用一種比較曲折的語言來寫出來，不能很直接，一直接就很容易受到迫害了。」為甚麼當時的詩歌會被稱

為朦朧詩原來是有道理的。

北島說：「在文化革命的這個極端的時期，所有個人的話語基本上消失了。我想在香港或者是台灣的青年很難理解這種怎麼可能消失呢？」當然，沒有經歷過是很難想像得到，個人的感受為甚麼會消失呢？但事實上，當時的確被禁止了。

大概北島受到了革命詩歌的影響，嘗試從革命詩歌的框框裏出來，用另一種的語言，把個人的感受表達出來，他坦言他這代人用盡了一生來克服這種影響。

詩興無阻，就是這種的執著，這種對詩歌的興趣，使北島能夠從這片黑暗的雲霧裏走出屬於自己的寫詩之路。

詩情無限

如果有人問你：「詩的起源是從哪裏開始的？」你會怎回答呢？

原來詩的產生是在最古的時代，在史前時代的禱詞，開始的時候很簡單的禱詞，後來就逐漸發展成為詩。

有浪子詩人之稱的鄭愁予一說起詩，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來。大概很多認為詩人都是文科出身的，但恰巧地鄭愁予是讀應用數學，學統計學。鄭愁予認為寫詩不一定是受文學的教育，雖然有很多名家都是受文學的教育，像也斯，就是科班出身的。接著，他笑著說：「你們不要詫異，徐志摩跟我學的完全是同行，郁達夫也是，他從日本留學回來第一個教的就是統計學。」所以他覺得寫詩跟你的專業不一定有關係的。他認為如果你是學中文的，

學英文的那當然好，就算不是也沒關係，就像之前北島所說的，他根本沒有機會受教育，也同樣能夠成為詩人，全靠的是那份執著，那份情。

「東西方詩人的命運幾乎是一致的。政治的壓迫，經濟的壓迫，還有對於自己語言的自豪。一個拉丁語的詩人，他站著朗誦自己的詩，你不用懂意思也會被他所感動。但旁邊人把它翻譯成為英文，那詩人非常不高興，一直搖頭。」他覺得詩人都是那個樣子，因為詩的本身那個音樂性，從文字裏出發的那種獨特性是非常重要的。他嘆息道：「詩人的命運大概都是這樣了，我也算寫詩快一生了吧。」他直言道自己的心靈永遠是空的，永遠都不會拒絕任何新的事物進入，也許這就是鄭愁予寫詩的靈感所在。

詩情無限。詩之所以能感動人，是因為詩本身有情。詩人的情融化在詩裏，透過詩，把情傳遍開去，感染每一個看詩的人。也是這份對寫詩的這份情使鄭愁予能夠寫多如此多感人肺腑的詩歌。

第二節—詩賞 詩重細味

交流會的發問時間到了，讀者問及詩人們，應如何判斷一首詩是好還是壞。也斯隨即便提出了自己對欣賞詩歌的一套方法，他指出自己詩一到手，就會先慢慢的閱讀，反覆的嘴嚼，細味其內容，弄清詩歌的意義，而不會去想那首詩究竟是好還是壞。就是說，他不會立刻判斷一首詩歌是好是壞，而是先認真地閱讀，

了解那首詩有甚麼感動之處，有甚麼特色，語言生動與否，意象是否吸引。他亦有一個欣賞詩歌的習慣——如果他把一首詩看了一遍，仍覺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他就會重看一遍，細心想一想作者想表達甚麼主題，為甚麼要這樣表達，這樣便不會錯過了一首好詩。

此外，他又提到有些人在創作詩歌時，以為自己已經把想表達東西的都充分表達出來了，但其實他們根本還沒有表達出來，於是欣賞者無法了解其詩的意義。又有些創作者喜歡模仿有名的詩人，但他們在模仿時往往沒有學到原作的好處，反而更失卻了自己有機會發展出來的東西。他又認為要寫出一首人皆稱許的詩歌絕非易事，他更以評審文學節詩作為例，指出文學的欣賞是比較主觀，沒有既定的標準。他更鼓勵年青詩人，只要認真和努力地揣摩、理解、體會身邊的事情，把想要表達的都表達出來就行，就可以寫出一首動人的詩歌。

詩重排他

北島一開首就談到一個詩人應該要「排他」，才能客觀地分析詩歌，給予公正的評分。事實上，他察覺到有很多人都會對分辨詩歌的好與壞產生了很多疑問，於是他提出分辨詩歌的好壞是的方法，是有一定標準的。他在《時間的玫瑰》一書中談到怎樣去分析一首詩。他基本上是沿用英美的新批評派的細讀法(close reading)——透過分析詞與詞之間的關係從而去分析一首詩的優劣，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分析。另外，他又提到一首好詩會在詞與詞之間互相呼應，而不是字面一般直接地表達出來。加上，當閱畢一首好詩，你往往會有更多想像的空間，而且這空間更會慢

慢地展開，所以，一首好詩是不能馬上領會詩中的所有意思。此外，一首好詩亦會出現很多層次，就像下圍棋一樣，透過佈局來造成其內在的空間。

正因為很多人都以為分辨詩歌的好壞是沒有一定的標準，加上，新的媒體出現，新的寫作方法——網絡寫作便隨即出現，寫詩成了一種新的潮流，一件非常容易的事。運用網絡寫作的人大多都認為寫詩是件簡單的事，他們只要把詩分行，花上十至二十分鐘，就貼在網絡上，成了一首「詩」。北島本身就是一個網絡的版主，他發覺創作者往往只希望得到別人的好評而忍受不了別人的批評，於是網絡寫作成了一場災難。他曾經嘗試阻止這場災難的蔓延，但最終都不得要領。此外，北島認為這種寫作手法缺少了一種獨立的語言冒險的經驗，而且寫詩是一種非常漫長的過程，往往是在創作者作出一個衝動之後，還要經過反覆的提煉及修改，才能達到一個深度，這是一種十分孤獨的過程。他又指出，一首真正的好詩是應該讓人有一看再看的吸引力，而要真正去判斷一首詩，絕不應純粹欣賞詩中的文字，還要了解它其中的呼應和背後的深意。就是要經過細讀法，了解詩中詞與詞之間的關係，結構上的關係，音調的狀態，不然詩歌就會像打開電腦時所顯視的「亂碼」，變得毫無意義。

詩重互感

鄭愁予則認為能否被一首詩感動與閱讀者閱讀時的心情及情緒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有時候，讀者可能會被一首詩感動，但他重讀第二遍時，由於情緒的改變，那首詩可能已經不復感動，但基本上都是一個美學上的認知，也就是我們可以以很多不同的切

入點去讀詩。

現代詩是橫的移植，縱的繼承，在形式上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以古詩的第一首為例，此詩運用了西方的技巧，用對話的形式等等。因為此詩運用的言語是太白話，沒有經過一種藝術的處理過程。於是，大家就會覺得這樣的白話實在太乏詩味，詩的味道不夠濃。然而，詩味的濃與淡其實不在於運用白話與否，而是在於運用白話的方法。如果你特意要用白話去表達一種特定的或是一般人的感受，白話就能讓讀者看見了就直接產生一種親切的感覺，就符合了美學的原則。

他又指出，隨著西方的象徵主義流入，中國詩似乎運用了這種手法去創作，但事實上，一般中國詩歌很少真正運用象徵主義的手法去寫，因為真正的象徵主義是要整首詩都用上一個象徵，是要通篇都非常完備，而不是簡單地用上幾句話就能達到。有些人看見壯美的詩感動，淒美的詩感動，優美的詩感動，從美學的角度來說，這跟讀者的氣質很有關係。此外，要評定一首詩是好是壞往往要看詩歌是因為讀者的氣質以及作者的氣質是否有關聯。當然，客觀的技巧也是很重要的。

後記

如上三位詩人所言，我們往往會因為不同的因素而誤會了對詩的看法，可能會高估了自己，可能會太過自戀，也可能會太過著重名利，所以希望藉著他們的談話能夠給所有愛詩的大家一個重要的指引，改變大家一直以來對詩的一些錯誤價值觀，從而能夠更正確地創作出更多更好的詩作。